

挽救一位迷途知返的青年

· 吳炳炎 ·



余自幼生長農村，受舊禮教影響甚深；再加上從小目睹鄉幹惡霸欺壓善良，魚肉百姓，因此，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反抗強權及打抱不平的心理。一生之中，官位雖僅及上校，權位不高，難盡理想，但凡事據理力爭，向長官意見具申達五、六次之多，打抱不平，挽救青年不計其數，先舉一實例介紹如下：

民國四十二年春季，余在空軍官校帶飛三十五期，有位學生姓梁名中樑，廣東梅縣人，律已工夫甚嚴，各方面表現不錯，舊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傳統觀念與我非常相似，因此我對梁生特別有好感，而他的飛行技術也在一般學生水準之上。希望帶飛能獲得好的成績，使他早放單飛。

完成六小時的訓練課程後，某日上午，風速不大不小，也無側風顧慮，能見度也極佳，正是放單飛的好天氣，於是趕緊帶梁生兩個起落航線，就送他考單飛。由於梁生飛得不錯，我對他有信心，如果飛得較差的學生，我一定選一位性情溫和的考試官，讓他安心飛得好。梁生就無此顧慮了。因此，專選「兇神」姚組長。姚組長脾氣大，整冤枉有名的，所以學生暗地裡都稱他為「兇神」。在我太自信、又不信邪的堅持下，梁生在姚組長的飛行考試中被打回票（不及格之意）。

梁生真的飛得不錯，打一次回票算什麼？於是我繼續地帶他，大概帶了三次，梁生確有單飛能力，於是慎重地找了一位與梁生同鄉的陳姓考試官。心想他倆都是廣東人，風俗語言相同，梁生心理上應該比較輕鬆，考試應該輕鬆順利通過。但萬萬沒料到，陳考試官因個子矮小，坐在前座所比手勢看不清，誤做課目又被打了回票。

按初級飛行的規定：「凡送考單飛兩次不及格

者，必須於十四小時後炒大鍋菜中決定去留。」（註：所謂炒大鍋菜者，即總檢定之意，檢定及格繼續飛，否則決定停飛。）但我因感梁生確實能飛，一旦按規定於飛滿十四小時送去總檢，在總檢中又發生意料不到的狀況而遭停飛，豈不冤枉與可惜？因此經過再飛兩次後，我暗地裡又找一位脾氣溫和的考試官，準備以單飛既成事實來保住梁生的飛行事業。梁生終於不負我所望，飛兩個起落航線就順利地單飛了。

大概過了三天，初級班副主任朱若彭老師獲悉此事，將我狠狠地罵了一頓：「炳炎，你怎麼老是護著學生，做出一些不合規定的事！要想停飛你的學生還真不容易……」朱老師在印度初級飛行時曾帶過我螺旋與失速；初級飛行結束前也曾帶我特技快滾、慢滾及筋斗。平常我對他畢恭畢敬，而他對我也非常器重與愛護，我的考績拿到優等與特優均經他過目。由於我們師生關係很深，老師責備幾句後也適可而止，我自然心悅誠服地接受，無半句反駁與申訴。

梁生就在我如此呵護下，初級飛行再也沒有遇到任何挫折順利地結束了。但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升上中級飛行時，帶飛梁生的是位大而化之的張姓教官，為人非常瀟灑浪漫，就連他自己的前途及事業，也從未好好規畫與仔細想過，帶飛學生好與壞也自然不會太在意。我不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我之所以在初級班被長官賞識，每年考績特優，模範教官非我莫屬，全靠自己虛心苦幹以及有規畫得來的。

至於說到帶飛工作，由於我用心，遇到困難不畏懼，更具創造心，因此在我帶飛的學生中，停飛的學生可以說少之又少，甚至還創造奇蹟，將有航空病的龔仲康帶飛成功。世界先進國家尚無任何帶

飛教官有此紀錄的。

前面略略提過張教官是位大而化之的人，不像我處處愛護學生，一心一意想將學生帶飛成功。因此，梁生中級階段未飛完就被停飛了。停飛後，梁生檢討自己說：「我大不留心了，我認為所有帶飛教官都像教官一樣，脾氣好，肯放手，處處為學生著想，因此，我對張教官也像對教官一樣放肆，無所不談，很少顧忌，所以引起張教官誤會而遭停飛……。」

是的，梁生所說一點不差，我對所有學生就如同自己孩子一樣，也像幼兒園耐心的老師與保姆，對幼兒既不能打，也不能罵，哄著他，護著他，提起他興趣，讓他感覺第二天天亮就想很快回到溫暖的幼兒園。中、初級帶飛教官猶如幼兒保姆一樣，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帶飛學生，初上天空，對空中生活及狀況還不明瞭，也不習慣，如遇暴躁性急教官帶飛，大發脾氣，打罵鞭撻，學生即使在地面操縱要領準備一百，也將被教官打罵得能剩三、四十分就不錯了，約百分之二十的飛行學生就是這麼停止飛行的。但我也要檢討，由於過於愛護學生，處處為學生著想，反倒像溫室裡的蔬菜與花朵，經不住風雨烈日的摧殘。好在我已是過來人，否則我將有所修正才行。

梁生停飛後，在屏東坎頂空軍轉學班待命。由於各方面表現不錯，被選為伙食委員。民國四十三、四年間，軍中是有發肉票的，某位長官扣住肉票不發，學生早為此有怨言。梁生既被選為伙食委員，當然希望為同學服務，辦好伙食，因此向該長官請求發放所有肉票。過程中，不知是梁生說話有冒犯長官之處？還是長官老羞成怒？據我推測二者均有，否則梁生不會被長官打得鼻青臉腫。當時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早有明令，禁止體罰官兵及士兵，梁生根據此規定，當即帶傷搭火車北上，準備面報部長，但不湊巧，部長因公外出，未能得見。於是又前往空軍總部面報政戰部主任吳禮中將，政戰部得知為屏東坎頂轉學班學生，即電令轉學班派員將梁生領回。

梁生回去之後，竟被以逃亡罪送往臺南軍法處

監禁。約過半個月，梁生暗自給我一封信略告：「現在臺南軍法處監牢內，求教官設法營救……。」那時我正在東港參大受訓，得知此情，連去三信均未獲覆。心想逃亡罪名不輕，信被扣住，不讓梁生看到。因此我利用假日，又親往監牢探視，亦未獲准。半年多，我一直為梁生乾著急。所幸半年後，梁生終於獲得自由。

但釋放後竟得知，梁生整天在高雄花天酒地，與不良分子為伍，心中更為不安，如長此下去，不僅斷送梁生前途，對國家、社會也將是莫大損失。因為那時空軍有些停飛學生自認為冤枉停飛，為一時怨氣而將飛機飛往大陸。

為此，我思索了很久，如果不趕快挽救梁生，往後對梁生將十分不利。最後，決定利用下午沒有排飛行的時間，寫信約梁生至虎尾舍下談談，梁生依約前往。

當天下午，我們師生談了很多、很久，主要意思是勸他振作起來，不要灰心，不要怨天尤人，趕緊準備功課考大學、考海軍官校。但梁生認為社會太黑暗、太腐敗，明明長官不發肉票無理在前，經追問又動手打人在後，上級非但不予適當處置，反而不問青紅皂白，甚至將他關入監牢，那裡有天理可言？梁生談到這裡極為衝動，也灰心失望得幾乎發瘋。

師生整整談了一個下午，我看梁生毫無振作向善之意，於是向梁生說了狠話：「中樑，你已離開空軍，可以說我們已無師生關係，你如聽教官勸告，趕緊準備功課考海軍，教官雖從東北化裝逃出，毫無所有，但仍服空勤，生活尚還可過，今後考取學校，無論精神上、金錢上，多少可以支援你，否則，你就好自為之吧！」

梁生未待吃晚飯就氣沖沖回到高雄。但萬萬沒有料到，過了四天，梁生突然來信略告：「教官，聽您一下午苦口婆心勸告後，我真慚愧，如不振作起來，聽從教官勸導，我簡直白活二十多歲了；尤其像教官這樣善良的人，處處為我著想，真是少見，從現在起，將加緊準備功課考海軍……。」

當我接到這封信以後，心中自然暗喜。不僅挽

救了一位青年，也極可能挽救了社會。於是趕緊回信，鼓勵他安心準備功課。

皇天不負苦心人，過了三個月，又接梁生來信，報告考取海軍官校四十八年班的信息，此時我當然更為高興，而梁生於四十四年九月一日向海軍官校報到，正式成為海軍官校的學生了。

進入海軍官校後，由於左營離岡山僅二十分鐘車程，每逢星期天或寒暑假，梁生多至舍下度過。四年學習中，梁生深知我從東北化裝逃出，毫無積蓄，從未向我要過錢，但在精神上及做人處世上，受我感染甚大。我們年紀相差十一、二歲，雖然不便叫我一聲乾爹，實際上，梁生於四十八年自海軍官校畢業時，我與妻子是以家長身分參加他的畢業典禮及會餐。

寫到此地，突然又回憶起另外一件事來，這件事說來可笑。梁生海軍官校二年級時，認識一位陸軍上校處長的女兒，兩年多的相處，不僅感情好，彼此認識也很深。海軍官校畢業後，自然有結婚成家的打算，因此便向女友求婚，誰知女方父親堅決反對，並阻止他們繼續交往，雖經兩人再三懇求，仍然無法改變長輩的堅持。梁生與女友兩年多的感情只好付諸東流，毫無挽回餘地。而梁生垂頭喪氣、心灰意冷自然不在話下，食不知味，寢不安枕。眼見此情，身為老師的我當然也深感遺憾與心痛。於是我安慰梁生：「天涯何處無芳草，臺灣好的小姐多的是，何必如此專情而難過？不必難過，今後終身伴侶仍由老師為你來物色！」

此話不多久，海軍官校診療所有位護士小姐，對梁生非常欣賞。因此，余令梁生帶小姐來舍下讓我二老看看。看後我並不滿意，因為這位小姐雖然個子高大、身體好，但缺少女人溫柔味，論容貌只夠六十五分，論體格八十分有餘；不過可取的是，這位小姐明知軍人生活清苦而樂意。另據梁生同班同學說：「這位護士小姐早就屬意梁生，這是最難能可貴之處！」因此，余令梁生暫時交往一段時間，多些瞭解再作決定。但萬萬沒料到，梁生在同學撮合、起哄下，大概過了半年多，兩人居然相愛了。於是，訂婚請我二老主持，結婚也由我二老以家

長身分主婚。

就這樣，梁生不僅在我的協助下完成學業，也成了家。按理應該為他慶幸，但婚後七、八年，梁妻居然信奉佛教入迷，原本信奉佛教並非壞事，但讓梁生感到無奈的是，妻子家事不理，孩子不管，最後終至精神錯亂，有時還大吵大鬧。如此情況大概過了四、五年，終至踏上離婚之途。

此時，梁生已自海軍上校退役，因感家庭子女無人照顧，便想到將在廣東梅縣的老母親接來臺灣定居，以盡孝道。再者，也有長輩在家照顧子女。為此，梁生又來找我商量如何接運母親來臺等事，經我稍加考慮之後回答他說：「申請來臺各項手續所需證件，無論大陸方面、臺灣方面均由你負責。各項手續辦妥後，將你母親送至香港機場，我再請經常飛香港班機的學生龔仲康在香港機場為你母親辦理搭機手續接來臺灣……。」

主意既定，我師生倆分頭進行。華航正駕駛龔仲康是我一手提拔出來的，由我去信拜託，無不盡力而為。果然不出我所料，龔生接信，滿口答應。於是梁母順利來臺定居。來臺後的第二天，因我與梁生關係極深，便與老伴買些水果前往左營梁府探望。

事過數年，梁生可能因家遭不幸，極少與我往來，但仍常懸念他，因此主動打電話詢問，誰知獲得梁生回答的竟是：「報告老師，很久沒有請安，非常抱歉，家母因語言不通，生活習慣難以適應，早於兩年前就回廣東梅縣了！」我當然安慰一番，並繼續追問：「最近情況如何？孩子們都好嗎？」梁生回答：「報告老師，孩子們均已長大，託老師的福，都已成家立業，過得不錯，請老師釋念。另外報告老師一個好消息。送家母回梅縣時，由家鄉親友介紹，娶了一位女子，小我十來歲，人品還不壞，也很顧家，目前常來回於臺灣大陸間，故極少與老師聯絡，還請老師及師母恕罪，並請代向師母問安……。」

聽後，我暗暗為梁生高興與祝福。心想，今後不需要老師為你操心擔憂了吧！